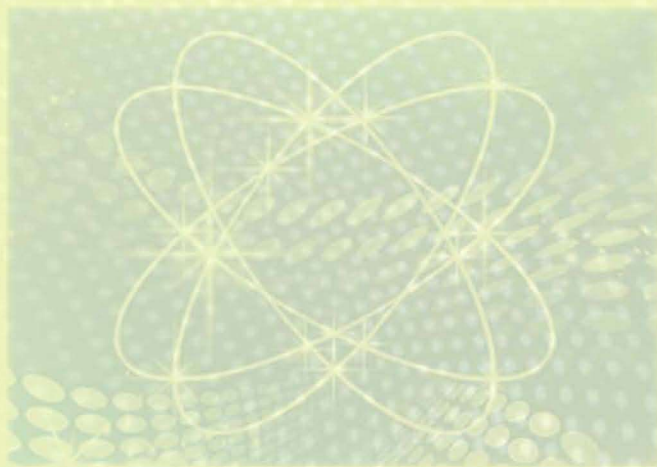


# 辽海丹忠录

[明] 陆人龙 撰



## 导 读

《辽海丹忠录》明代历史小说，8卷40回，陆云龙著，但亦有人怀疑。小说叙述明朝万历末年奴儿哈赤袭抚顺，明将李永芳归降；明廷以杨镐为经略与奴儿哈赤征战未胜，遂擢熊廷弼为经略以代杨镐。熊廷弼重用毛文龙，后熊因谤告退，明廷升任袁应泰为经略。沈阳、辽阳二城相继陷落，袁经略自尽；毛文龙率军艰苦抗敌，升任总兵职。奴儿哈赤招降毛文龙未遂，率部进攻宁远；袁崇焕、毛文龙配合作战，奴儿哈赤退兵。后奴儿哈赤病亡，毛文龙率军屡胜奴兵，但因其重权在握颇遭嫉恨。督师袁崇焕至双岛与毛文龙商讨战事，突然加其冒功欺君之罪而斩杀毛帅。奴兵闻讯攻占遵化，袁崇焕因贻误战事而被革职治罪，副总兵陈继盟奉命率部将抗敌。这部作品同情明末抗清将领毛文龙，对袁崇焕表示不满，反映了当时部分士大夫的观点。小说叙写时事，多据史实，文笔详赡细腻，结构完整。

## 序

一腔热血洒何地，不洒于国，为谁洒乎？所可痛者，贺兰山下之侠骨，犹蒙詈骂之声；钱塘江上之鸱夷，只快忌嫉之口。此忠臣饮恨九泉，旁睹者亦为之愤懑也。如浑河之殉为违制，镇武之殒为浪战。老谋筹国，竟以左排右挤，先扬王而传首九边。至辽海所恃为长城者，蔑而杀之，至酿逆胡犯阙，不得竟牵掣之功。所为青徐蜃气，犹为吐冤气于天壤；溟渤涛声，犹为泻冤声于朝夕。檀子若在，胡马宁至饮江哉！顾铄金之口，能死豪杰于舌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毫下。此予弟《丹忠》所由录也。至其词之宁雅而不俚，事之宁核而不诞，不剿袭于陈言，不借吻于俗辈，议论发抒其经纬，好恶一本于大公，具眼者自鉴之，予亦何敢阿所好乎！因其欲付剖劓也，谨发其意以弁诸首。时崇祯之重午。

翠娱阁主人题

# 目 录

第一回 斩叛夷奴酋滥爵 急备御群贤伐谋.....	1
第二回 哈赤计袭抚顺 承胤师覆清河.....	5
第三回 拒招降张旆死事 议剿贼杨镐出师.....	10
第四回 牙旗折报杜松亡 五星斗兆刘挺死.....	16
第五回 作士气芝冈斩将 死王事台失自焚.....	22
第六回 振南出奇毒虏 芝冈力固全辽.....	27
第七回 易经臣祸产亡辽 收降夷谋疏覆沈.....	32
第八回 侍御骂贼殉节 两贤杀身成仁.....	37
第九回 款西夷牵东虏 抚南卫固西河.....	42
第十回 遍巡岛屿抚穷民 夜战镇江擒叛将.....	47
第十一回 避敌锋寄迹朝鲜 得地胜雄据皮岛.....	53
第十二回 刘渠力战镇武 一贵死守西川.....	59
第十三回 广宁城叛将降奴 松山堡监军死义.....	64
第十四回 群贤忧国荐才 奇士东征建节.....	69
第十五回 陈方略形成聚术 分屯驻势合联珠.....	74
第十六回 大屯田战守兼行 通商贾军资兼足.....	79
第十七回 毛帅规取建州路 陈忠首捷樱桃涡.....	83
第十八回 大孝克伸母节 孤忠上格天心.....	88
第十九回 张盘恢复金州 杜贵大战满浦.....	92
第二十回 亮马佃官兵破贼 牛毛寨虏众再衄.....	97
第二十一回 铁山八路兴师 乌鸡连战破敌.....	102
第二十二回 属国变生肘腋 帅臣势定辅车.....	107
第二十三回 王千总腊夜擒胡 张都司奇兵拒敌.....	113
第二十四回 皇恩两敕褒忠 偏师三战奏捷.....	118
第二十五回 天神顿息邪谋 急雨尽消贼计.....	123
第二十六回 建重关朱张死节 退归虏茂春立功.....	129
第二十七回 圣眷隆貂远使 朝鲜封唇齿势成.....	133
第二十八回 宁远城火攻走贼 威宁海力战牵奴.....	137
第二十九回 官军奇抚毙奴 裨将潜师获虏.....	142
第三十回 亟拯恤寒儒生色 请附试文脉重延.....	147
第三十一回 有俊自刎铁山关 承禄扼虏义州路.....	152
第三十二回 除民害立斩叛将 抒丹心缚送孤山.....	157
第三十三回 请镇臣中外合力 分屯驻父子同功.....	162
第三十四回 满总理宁远奇勋 赵元戎锦州大捷.....	166

第三十五回 疏归不居宠利 奏辩大息雌黄.....	171
第三十六回 奇间欲疏骨肉 招降竟溃腹心.....	175
第三十七回 改运道计锁东江 轸军民急控登镇.....	181
第三十八回 双岛屠忠有恨 东江牵制无人.....	185
第三十九回 后患除丑虏入寇 大安失群贤靖节.....	190
第四十回 督师顿丧前功 岛兵克张先烈.....	195

## 第一回 斩叛夷奴酋滥爵 急备御群贤伐谋

千古君臣义，颠危不可弃。

热血须叫洒一腔，尸沉马革夫谁避。

薪何嫌，预谋徒，敝誓令，立为起。

此身许国家何知，一笑九泉无所悸。

忠不祈，君王鉴，事何烦，史臣记。

男儿自了男儿志，无愧此心而已矣。

从来五伦，第一是君臣。这君臣不消说到为官受禄上，凡是在王之土，食土之毛的，也便戴他为君，我就是他的臣了。况是高爵重禄，乐人之乐者，岂可不忧人之忧；食人之禄者，岂可不忠人之事。但世乱才识忠臣，那忠臣又有几等不易识；有一等是他一心为国，识力又高，众人见是承平，他却独知有隐祸，任人笑他为痴为狂，他却开人不敢开之口，发人不能发之机，这乃先事之忠。有一等独力持危，胆智又大，众人都生推托，他却独自为挽回，任人笑他为愚为憨，他却做人不敢做之事，救人不能救之危，这乃是后事之忠。这还是忠之有益的。一等当时势之难为，与其苟且偷生，把一个降留臭名在千年，付一个逃留残喘于旦夕，不如轰轰烈烈，与官守为存亡，或是刎头系颈，身死疆场；或是冒矢冲锋，骨碎战阵。这虽此身无济于国家，却也此心可质之天日。还有一等，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墓，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这干忠臣，历代都有，就是我朝，也不乏人。更经神庙三朝，鼓舞作兴，更觉忠臣辈出，也只是逆酋奴儿哈赤倡乱之时。

这奴酋原是残金子孙，世居辽东塞外建州地方，背枕长白山，西临鸭绿江，人生来都狡猾强悍，国初归降，曾封他酋长做都督，其余部下，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他远祖姓佟，也世袭指挥职衔。后来成化间都督董山作乱，万历间都督王杲作乱，都发兵剿杀。剿王杲时，他祖爷名唤叫场父塔失，也都效顺，为官兵向守，死于兵火。此时哈赤同兄弟速儿哈赤都年纪小，不能管领部下，辽东总兵李成梁怜他祖父死于王事，都收他在家，充作家丁，抚绥他也有恩。这奴酋却也乖觉，就习得中国的语言，知得中国的虚实，博览书史，精于韬铃，武略过人，弓马纯熟，后来也得李总兵力，袭了个建州指挥。有了官衔，便可驾驭得人，他便将旧时部下温语招抚，不服的便发兵征讨，海西一带，渐已畏服他。

到万历十七年，木札河夷人克五十，他来柴河堡地方掳掠牛马，杀坏军民，守堡指挥刘斧督兵追捕，不防他躲在沟中，跳将出来，一箭把一个刘指挥射死，惊散追兵。后来合夷汉兵去讨他，克五十英勇，官兵不敢进，亏得奴酋父子兵来，见了笑道：“这几个毛鞞，尚不敢敌他，待我来！”止住众兵，跃马出战，不一刻斩了克五十，并他部下献功。

斩叛着微劳，饥鹰暂就缘。

西风若相借，肯惮九天高。

总镇奏了他的功绩，朝议加他做都督。此时辽东边上鞞子，止得王台子孙南关猛骨孛罗、北关金台吉是都督，他如今与两关一般，官职已是大了，又许他铃束毛怜建州各卫，他得倚势欺压各部。且又因斩克五十时，窥见官兵脆弱，更有轻中国心，据山做个老寨，这山四面陡绝，人不可攻。老寨皆是峻岭高山，左首立一董古寨，右首立个新河寨，面前排列着阎王、牛毛、甘孤里、古坟、板桥、柳木等六

寨，将本地出貂鼠皮、人参，交易中国外夷金银粮米，好生富饶，所以兵精粮足。近着他的部夷，如张海、兀喇，都已遭他吞并；便远些的，他寨中出有蜂蜜，他收来和面，做成干粮，先期与这八个儿子屏退从人计议，各领一支人马，或做先锋，或做后队，或做正兵，或做奇兵，恰似风飞雷发，人不及知，早已为他杀害。只是他虽残杀部属，还未渡大江。

到万历二十九年，他乘南北两关相争，他竟助北关掳了南关都督猛骨孛罗，已直临开原边地了。后来又将孛罗杀死，只存得两个儿子，朝廷宣谕，责他擅杀，他不得已，还他次子革库管理南关，把他长子吾儿忽答招做女婿，留在自己寨里。盖因他地方山险，不能屯种，南关地方膏腴，有以耕植，故此要做抚养吾儿忽答为名，占他地土。延至三十八年，他竟着儿子莽骨大修筑南关寨栅，擅人靖安堡，结连西虏宰赛暖兔，窥伺开原、辽阳。恰值熊廷弼巡按辽东，知他奸狡强横，异日必为边患，上本要抚北关，作我开原屏蔽，收抚宰赛暖兔，离他羽翼。

四十年，他兄弟速儿哈赤是个忠顺人，屡次劝他不要背叛中国，自取夷灭。哈赤恼了，一日请他寨中吃酒，叫心腹鞑子哈都将他脑后一锤打死。那边奴酋儿子洪太、贵永哥，将他寨围住，金帛子女，一齐抄掳，把他部下鞑子都收入部下。长子洪巴兔儿也屡屡劝他尽忠，不要侵犯中国，奴酋也把他囚在寨中。

四十一年，他又去谋害女婿鱼皮鞑长酋长卜台吉，卜台吉道势孤，抗他不得，领了部下逃到北关都督金台吉部下。不知这奴酋正有意要图北关，就借此为名，起兵与北关仇杀。一日着儿子分路领兵掳掠北关地面，将他寨栅焚毁了一十九座。总督是薛尚书之子，道：“前日不救南关，使猛骨孛罗遭建酋杀害，已为失策。今日若不救北



关，使被他吞并，一来失开原屏蔽，二来失北关平日向化之心，三来长奴酋跋扈之气。”建议增兵四千，在开原各堡屯扎，以援北关，制奴酋。又翟御史凤羽巡按辽东，他熟观事势，道：“目前之局，要急救北关，以完开原。”上本请添兵驻扎清河、抚顺，与奴酋巢穴相近，以牵他肘腋，使他不敢妄动。开原参议薛国用又道：“两关地极沃饶，建州多山，不大可耕种。不若令奴酋退还原占南关所辖三岔、抚安、柴河、靖安、白家冲、松子六堡，则奴酋虽然强大，不得不向清河、抚顺求余。这便我有以制奴死命，奴酋缘何敢妄想开原。”这时抚臣还怕失哈赤心，不欲，是薛参议抗议，说抚安是铁岭要害，断不可失。就因翟御史巡按清河，立了界碑。又抚按会议，把抚顺守备改做游击，与清河游击各统兵一千，若奴酋出兵攻打北关，便会同辽阳，出兵直捣他巢穴。这虽不锱铢为北关，却是保全北关良法。中朝布置已定，果然这奴酋要窥伺开原，却当不得北关屏蔽在边，要跳过他入犯，怕是首尾夹攻；欲待先除北关，又怕北关一时未下，清抚兵已入他穴中，这便首尾失据，只得诈为恭顺。有他部下夷人朵尔入边抢掠，他都斩首来献，要怠缓我中国防他的心。他的心肠何尝一日忘了中国，忘了北关，只是要相时而动。正是：网张鸷鸟姑垂翅，槛密豺狼且敛威。

以夷攻夷，古亦尝用之。顾唐用回纥攻安史，究亦受回纥之祸；辽以阿骨打攻阿速，究起阿骨打之戎心。且为我用，固有石石主司之效忠，不为我，又有水藭之隐祸。而广宁之倚西虏，竟亦为充饥之画饼，则亦非长策也。谋国恃于人，而毋恃人。徙薪之谋，盖亦多人，而究有烂额之惨，则不能无恨于守土者也。

## 第二回 哈赤计袭抚顺 承胤师覆清河

上策伐谋，中设险，重关百二。凭高望，烽连堠接，岂云难恃？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器帅债先披靡。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嗟红粉，随胡骑，目兮金缯，归胡地。剩征夫残血，沙场犹渍。泪落源闺飞怨雨，魂迷远道空成祟。想当年方召亦何如，无人似。《满江红》

想国家为边隅计，极其周详，即如辽东，河东以鸭绿江为险，清河、抚顺为要害，设城宿兵，联以各堡，烽火相接。又于辽阳之北，建立开原、铁岭、沈阳三镇，辽阳之东，建立宽奠一镇，滨海有金复海盖四卫，辅车相依，臂指相应，岂曰无险？又每堡有兵，领以守备，其余要害处，宿以重兵，领以参游，监以守道巡道，总镇处控制以巡抚总兵，难道无人？只是承平日久，各堡额兵，半为将领隐占，便有几个，也不晓得什么是战，什么是守，身边器械，无非是些钝戟锈刀，见几个贼人来，掩一掩堡门，放一把火，竖一杆号旗，便了故事。这原是不堪战的，却亦不堪守。堪战的不过是游兵标兵，却内中也有隐占，原无足数，时常操练，也只应名。就是几个零星鞑贼入境，也毕竟让他去了，后边放几个炮，赶一赶了事，也不曾经战阵，也是没帐黄子。所恃是有几个留心边务的文武，不顾情面，清隐占，使兵无虚冒，汰老弱，使兵多精悍。又时时比验他武艺，看验他器械，鼓他的意气，又不去科敛，极其抚绥，结之以恩，然后有罪必刑，加之以威。如此地利，得人和可守。无奈武官常受制文官，只顾得剥军奉承、抚按司道，这些抚按养尊，不肯做操切的事，边道一年作一考，只顾得望升，得日过日，哪个实心任事。此所以一有变故，便到不可收拾。当日辽东这几个留心地方的抚按去了，见任的巡抚是

李维翰，总兵是张承胤，见歇了年余，不见动静，也便不在心上。这时是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例该抚赏，不料哈赤设下计策，十五日先着些部下夷人来领赏，自己带了些人马，悄悄随在后边。这日守抚顺游击姓李，名永芳，他循着旧例，带了些从人出城抚赏。方才坐得定，只听得一声喊起，赶上几个鞑子，早把李游击按翻捆了。

纷纷金缯委膻裘，自拟和戎有胜筹。

蜂虿一朝兴暗里，也应未免槛车愁。

他身边几个内丁，急待救时，又赶上几个鞑子，拔刀乱砍，尽皆惊散。城中听得，也便鼎沸，却没了个主将，没人做主，慌慌的也没个创议闭门守备。只见城门外尘头蔽天，早已一彪人马杀至，直奔游击公署，四门分人把守，不许百姓出入。却是哈赤，就在城中坐堂。各鞑子推过李永芳，李永芳此时已慌做一团，喜得哈赤身边站着一个官，姓佟，名养性，原是哈赤宗族，向来在辽阳总镇标下做一个把总，与哈赤打探消息的，后来张都院知道，要处他，他便逃入酋奴寨里，做个军师，向前道：“李将军，如今时节，轻武重文，做武官的，担了一个剥军的罪名，擢来只够得总镇守巡节礼生辰，还有讨荐谢荐，哪里得养请妻子，若少不足，便生情凌辱，好不受他气。况且你失了地方，料回南朝不得，不若背了，同享富贵。”哈赤又道：“你若肯投降，俺毕竟重用。”李永芳在下想一想道：“日来军政废弛，便是失机，也不就杀。只是宦囊已被奴酋劫去，没得夤缘，毕竟不得出监门。不若投降，且得一时快活。”便高声道：“若蒙不杀，情愿投降。”哈赤大喜，便吩咐道：“李将军家小，不许杀害，他衙中行囊，不许劫掠！”只是李永芳妻赵氏闻得永芳被捉，鞑兵入城，早已自尽。哈赤知道，道：“不要恼，我赔你一个夫人罢。”就把一个女儿配与李永芳，便差他同佟养性在城中，将妇女不论有无姿色，

并丁壮、百姓的金帛牛羊马匹，库藏中钱粮军火器械，一齐收拾上车，陆续差人押解到老寨交卸。

这厢墩台上烽烟齐举，塘报的飞报人辽阳城来。张总兵听了，惊得魂不附体，忙来见李巡抚。传鼓进去半晌，李巡抚开门出来相见，已是面无人色，半日做得一声道：“塘报是失了城池，拿了将官，料是遮掩不得一个失机罪名。唯有急发兵追赶，或是杀得他些首级，夺得些掳去的男女牛羊马匹，还可赎罪。”张总兵道：“只恐我这边兵去，奴酋已去远了。”李巡抚道：“没有个做地方官，听鞑子自来自去的，一定要赶！赶不着，早请添兵添饷去剿他。事不宜迟，可即便发兵！”也不顾这些兵是战得的战不得的。张总兵唯唯而退，忙传令吩咐标下，整备干粮器械。李抚又牌取正兵营副总兵颇廷相、奇兵营游击梁汝贵，各带本部人马，会同张总兵部下，共有三万余人，即日出征。上下慌得紧，出兵急得紧，也不管人是老的弱的、正身替身，器械是有的没的、利的钝的，放上三个大炮，慌慌出城。梁游击做了先锋，颇总兵做了合后，张总兵自统中军。部下的这些总哨官兵，都许神愿，不要撞遇鞑子，得他先去，应一个赶的名罢；或是天可怜，收拾得他几个剩下不要的老丑妇人，跟走不上的老弱百姓，散失的骡马牛羊；或是侥幸，再得几个贪掳掠，落后失了队的零星鞑子，拿来杀了，还可做功。马不停蹄行了两日，人心渐懒，步位渐乱。二十日将到抚顺，奴酋已自将城中所有都搬得罄尽，又将部下人马将养了两日，丢了一个空城前去。哨马见了，忙来回报。军士们听得鞑子去了，都生欢喜，只是张总兵道：“来了两日，城又失了，死鞑子不曾得一个，砍他头报功，怎生回去！”恰好李巡抚又差红旗官催促，道：“将领有退缩不行追赶的，便斩首号令！”张总兵听了，传令叫再赶。军士走了两日，正待歇下，不期总兵督促，只得前行。

又是一日，哨马报远远傍山有红白标子数十杆，鞑兵万数屯住。张总兵传令，叫各军准备火器，前往厮杀。这些军士只说照旧例赶一赶儿，那个有甚厮杀肚肠，听了好生吃惊。却又尘头乱起，哨马来道：“鞑兵回标来了！”张总兵吩咐管火器官快放火器，众人果然看着尘，乒乒乓乓，把那鸟嘴佛郎狼机襄阳炮乱放一阵烟，打个不歇手。可煞作怪，打时鞑兵兜住马不来，都打个空，一放完，正待装放火药铅弹时，他人马风雨似来了。梁游击见了，便率兵首先砍杀，扑做一处，张总兵与颇总兵也率兵努力夹攻。争奈他逸我劳，我兵无必死之心，他却是惯战之士，正在酣战之时，忽然添出两支生力鞑兵，从旁杀来，一裹把官兵围在核心，箭似雨点般射来。

总兵部下领兵指挥白云龙，他原领着本部兵，在后慢慢看风色，前边胜便乘势赶杀，不胜可以退避。这番鞑兵裹来，引兵一缩，早已缩出围外。千总陈大道，见虏兵势来得勇猛，怕迟些难以脱身，趁围未合，也只一溜，两个不顾总兵，一道烟先自走了。这边张总兵见兵马逃的逃，死的死，料道不支，叫道：“且杀出去！”梁游击便冲了锋，两个总兵做了后继，家丁簇拥，好不拼命相杀。争奈这些鞑子，凭着马，只顾乱拥将来，就是砍得他一两个人倒，一两匹马倒，他后边随即拥上来，并不肯退，任着这三个将官、三万兵奋勇冲杀，莫想肯退一步，让一条路儿。梁游击杀得性起，大声喊杀，身上中了五箭，全不在意，不料一箭复中咽喉，翻落马身死。颇总兵也带重伤落马，被马踏做肉泥。张总兵为要突围，苦苦冲杀，亦遭奴兵砍死。

草染英雄血，尘埋壮士身。

野人收断戟，嫠妇泣征人。

其余将士，逃的生，战的死，只一阵，把三个大将、百十员偏裨、三万兵士，并三万人资粮器械、盔甲马匹，都丧于奴酋。附近居民，无不逃入开原、铁岭、沈阳等处。守堡将士，都惶惑不自保。

总之，近来边将都是处堂燕雀，平日守不成个守，所以容易为夷人掩袭；到战也不成个战，自然至于覆败。卒使狡虏得以逞志逞强，喜孜孜不惟得了抚顺一城蓄积，还又得这一战军资，回军建州。丧师辱国，有不可胜言者。

运筹无壮略，一战竟舆尸。

叹息民膏血，全为大盗资。

奴酋计袭抚顺，蓄谋已深，而以仓卒之师追之，适自败耳。主谓红旗催战，为败军之媒，则守土者将，任其虚而来，饱而去乎？恐如帙之坐视开铁，亦不任受罪也。战有战气，聊以免罪，气先馁矣，何得不败！

### 第三回 拒招降张旆死事 议剿贼杨镐出师

迢迢烽火映三韩，野戍孤嫠泣未干。

幕府阿谁挥羽扇，雄关空想塞泥丸。

声残鞞鼓将军死，马载红妆逆虏欢。

惆怅边隅几多恨，萧萧短发舞风寒。

嗟乎！国家有死事之臣，可为国家扶正气，不知今日死一将，便已败一阵，明日死一官，便已失一城，却已伤了国家元气，坏了国家之事。至于用人，毕竟要揣量得这人胜得这事来，方才假他权柄。不然，勉强寻一个人出来，把这担子与他，这人又不量承了去，一时也糊涂过，只是如民生何，如国事何！辽东自张承胤败死了，李抚巡就一面具本题知，一面行牌整饬全辽兵备，又发兵协守要害地方。此时京师正阳门外，河水发红如血，内外惊怨，接这边报，兵部连忙具题，道张承胤已死，急须另推总兵。原任总兵李如柏，他是辽东铁岭卫人，习知辽中情事。又父亲李成梁，向做总兵镇守辽东，兄李如松，曾做总兵，督兵在朝鲜平倭、贵州平播，是个世将，用他镇守辽东。李维翰失事，另用一个杨镐，他曾为辽东巡抚，又曾在朝鲜做经略，如今仍升经略。还又道山海关是个重地，起一个原任总兵榆林宿将杜松，使他屯兵山海关。屡次总兵建功朝鲜及播州的大刀刘挺，更有柴国柱等一干名将，都取来京师调用。立一个赏格：斩奴酋的，与他千金，世袭指挥。加张承胤官，赐谥，赐祭立祠，赐名旌忠，以报死事，励生者杨镐、李如柏。命下，即令就道。杨镐更已于五月二十一日出了山海关。

烽火遍宸京，枢臣事远征。

频挥白羽扇，刻日犬戎平。

至辽阳，只是四方征调，一时未得到辽，全辽丧失士马二三万，一时招补不来。

奴酋细作布满辽东，他先趁着杨经略未出关时，分三支人马，去攻抚安堡、三岔堡、白家冲堡。这三个小堡，如何挡得他大队人马，尽被他占去了。到了七月，他探得经略虽来，兵马还未集，他又亲领了精兵万数，竟从鸦鹞关进来，攻打清河城。

这城是个要害地方，原有参将邹储贤把守，杨经略因料是奴酋必攻，又调一个援辽游击张旆领兵协守，共兵六千有余，百姓不下数万。这两个将官，也是留心守备的，一听得奴兵入关，便就在城上摆列擂木炮石，两个分城死守。只见二十二日早晨：鼓角连天震，旌干匝地横。胡弓开月影，画戟映霜明。

二将登城一看，奴酋骑了一匹黄骠马，打着面飞龙旗，两个儿子莽骨大、巴卜太，与两个叛将佟养性、李永芳，护卫在两旁，把鞭梢儿指挥夷兵围城。那张游击看了，面如火发，对邹参将道：“这奴酋他自恃累胜，公然立马城下，指点三军，旁若无人。我不若乘他不意，率领精兵五百，直取奴酋，若杀奴酋，贼兵无主自散了；倘不能取奴，亦须斩他几个首将，以死报国！”邹参将道：“将军虽是英勇，但张总兵以三万人败于奴手，今将军欲以五百人出战，何异羊投虎口！不若坚守城池，待救兵来至，那时奴酋或是分兵往敌，我就可内外夹攻，他若退去，我就可掩其归师，这还是万全之计。”张游击道：“城小救迟，倘不能保，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决一死战耳。”邹参将道：“终是守安战危，还从守。”两个遂分守城堡，矢石齐下，也打死了好些鞑子。众鞑子便头顶门板，抵着矢石，下边用锹掘城。二将又将火器打去，自寅时攻守，到午时光景，城东北角渐渐坍塌，张游击自持大刀，亲挡其处。却见这干鞑兵，俱顶一个打死鞑贼，逼



向城来，守城的还只道是他将来抵箭的，不料他向城边一齐撇下，堆积竟与城平，一千勇猛鞑兵，跳上尸骸，竟上城来。张游击听得赶来，手起大刀，连劈十数个鞑贼，只是鞑兵抵死不退，守城的都抛城顾家，众寡不敌，竟遭鞑兵杀害。

知胆斗疑大，忠心石共坚。

犹恩为厉鬼，为国靖烽烟。

邹参将在城上防守时，恰值李永芳在城下率领贼兵攻城，远远道：“邹将军，不须苦战，不如学我，同享荣华。”邹参将便指手骂道：“叛贼！朝廷差你守城，不能守御，反行降贼，今日恨不得斩你万段，肯学你歹样？”永芳愤怒，催兵攻城，早已东北城陷，城中火起。邹参将便下城，率兵巷战，不能抵格，邹参将道：“反为叛将所擒！”拔出佩刀，自刎而死。

苦战野云愁，吞胡志未休。

肯将忠义膝，轻屈向毡裘！

城中军士六千余人，尽皆死战不降。百姓万余人，强壮的都被他驱迫从军，老弱的尽皆杀害，妇女有颜色的带去，老丑的也将来杀害。自三岔堡至孤山堡，堡墙尽皆拆坍，房屋尽皆烧毁。奴兵未至阳、宽奠地方，人民闻风逃散，抛家弃业，哭女呼儿，又有一千奸棍败兵，乘势抢掠，甚是可怜。比及参将贺世贤闻警，率领部下来援，早已去远，只将他押后夷兵追击，斩首一百五十四级，中国灭亡，却也不可胜计了。

此时朝廷要重杨经略的权，特赐他尚方剑，使他得便宜斩砍。杨经略便将来斩了先从张总兵阵逃，今又弃孤山不守的千总陈大道，移文催取各镇兵赴辽，酌量进剿，自己坐镇辽阳，分总兵李如柏出守沈阳。适值哈赤领兵自抚顺来，窥伺沈阳，遇着李总兵，被李总兵督兵